



# 歷代曲話彙編

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

清代編 南曲九宮正始

俞爲民 孫蓉蓉 ◎ 編

黃山書社



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重點資助項目

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

國家“985工程”“漢語言文學與民族認同”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項目

# 歷代曲話彙編

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

清代編 南曲九宮正始

俞爲民 孫蓉蓉 ◎編

黃山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代曲话汇编·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·清代编·  
南曲九宫正始/俞为民,孙蓉蓉编.一合肥:黄山书社,  
2008.8

ISBN 978 - 7 - 80707 - 977 - 4

I. 历... II. ①俞... ②孙... III. 古代戏曲—文学  
研究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07. 3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01199 号

出版发行:黄山书社  
经 销:新华书店  
印 刷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开 本:880×1230 1/32  
印 张:30.5  
字 数:600 千  
版 次: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 
印 次: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:120.00 元

# 鈕少雅

鈕少雅（一五六四——一六六一？），原名鈕格，字少雅，號金闇逸士，又號芍溪老人。長洲（今江蘇蘇州）人。善音律，工於崑曲清唱，曾任曲師，精研崑曲唱法。據徐于室初稿訂定南曲九宮正始，又校訂湯顯祖牡丹亭，作按對大元九宮詞譜格正全本牡丹亭還魂記詞調。

南曲九宮正始，全名彙纂元譜南曲九宮正始，卷首署曰：『雲間徐于室輯，茂苑鈕少雅訂。』徐于室，名慶卿，字于室。松江華亭（今屬上海市）人。生卒年不詳。明嘉靖朝大學士徐階的曾孫。天啓五年（一六二五）得元天曆間十三調譜與九宮譜及明初曲選樂府群珠，欲據此重訂南曲譜。後聞鈕少雅之名，便邀其共編南曲九宮正始，但譜未成而卒，終由鈕少雅完成。

## 南曲九宮正始序

今天下操觚家以制義餘功，留心典冊，於秦、漢、晉、魏、唐、宋之書，靡不博觀。然或者曰：『百川學海，思選中於青錢；立就千言，冀效能於天祿。晨昏尋味，手口臨摹，總不出經世文章。外於敲金戛石，刻羽引商。審辨於聲歌，訂定乎律呂。閒情逸韻，諉曰未遑。』予曰：否，否！夫樂之大本，與政化通。自五英六萃，雲門大章而後，周人制爲樂章，漢人制爲樂府。朱鷺、黃鸝諸奏，洋洋其可聽也。至唐而用十二鍾，製十二和。李白之調，龜年之曲，并重開元。宋興則有和峴、寶儀之章焉，范鎮、劉几之律焉。歷觀名流才士，其所著述，真可垂千古不磨。迨聲之變也，月露風雲，艷其詞而未工其調；金花玉樹，美其聽而未正其音。宮商之雜亂者多有，聲詩之慝者多有，曠古元音，邈乎難再。桐涇少雅鈕翁，品卓行芳，有古君子風。少時即善音律，凡薦紳先生、高人逸士，蔑不傾心向慕之。歷多年而識更精，學愈廣，孜孜焉有正樂之思。博覽奇書，精詳字母，魯魚亥豕之訛，自翁而定之矣。復得一玄宗手製律譜，有律無詞，名爲歌樓格，非臆創也。漢孝武時，有鳥降於庭，身被五綵，戛然長鳴，其音中律。惟滑稽識之曰：『此西池鳥也，名十二紅。』遂爲之摹聲諧韻焉。唐師

其意，因定爲【十二紅】詞，以月令相比，故此書悉準其傳。厥後漁陽之變，幾至焚遺，幸有黃  
番綽存之，其苗裔贈焉。蓋世人所目不及接，耳不及聞者，方期厘輯歌章，不意忽逢同志。  
雲間于室徐君，慕翁而招之。徐君者，宰輔文貞公之曾孫也，風流瀟灑，有志詞壇。爰將大  
元天曆間九宮十三調譜與明初曲樂府群珠一集，與翁朝夕參稽，俾今詞悉協於古調，十餘年  
業未竣，而徐君逝矣。易簣時，以此書囑翁。翁以故友之托，勿敢忘。又歷寒暑者三而告厥  
成。今天授遐齡，九十有二矣。歲月研窮，彙成茲帙，名曰南曲九宮正始，蓋綱舉而目張焉。  
播之笙簧柷敔間，殆非凡音雜響，其猶聆紫雲而聽霓裳也。使求通於古樂者，考而識之，庶  
幾濟川而得筏乎！予也豈曰高山流水，自負知音，誠不忍白雪、陽春，曲高寡和，請亟付之  
剞劂氏，懸之國門。與天下之爲鍾期者共賞焉。竊不揣，亦爲數語以弁斯編。順治辛丑七  
夕後五日，松陵馮旭題於賦嘯齋。

## 南曲九宮正始序

夫詞爲詩之變，曲又爲詞之變，屢變而終非始義矣。所以令變而還正，終而復始者，則有律在。苟徒騁其花上盈盈，桑中裊裊，而律不隨焉，或亦播之桔槔牛背間可耳，何至辱我桃花扇底、楊柳樓頭耶？况乎信史不傳而情史傳，雅音不永而騷音永。濺莽操以風雪之劍，贈張韓以楊郭之姬。英靈可起黃泉，義魄欲凌青漢。韻侵蕭瑟，則脾沁辛酸；調入泓峥，則神登霽朗。現笑啼於八角壇中，醒醉夢於【六么】聲裏。非曲爲之，律爲之也。律不明，其無曲矣。安得度曲如李延年，顧曲如周公瑾者，而始一遇之乎？惟元有童童學士善度曲，每以不及見董解元爲恨。又薛昂夫詞句瀟灑，自命千古一人。深憂斯道不傳，乃廣求繼己業者，至禱祀天地，遍歷百郡，卒不可得。昂夫之後百年，至明而始有劉東生，頗爲得之。嘗撫膺自嘆曰：『薛昂夫其在茲矣！』夫童童學士、薛昂夫之二人者，一慕夫往古，一慕夫將來，揆越皆百有餘歲。其間正始之緒幾湮，如是乎其危。得人之難，又若是乎其遠也。原其故，咎在歌者不必解意，作者不必審音。此自矜流風回雪，彼自負墜葉停雲，幾於同床各夢，渺渺覩餽，搖搖擅掌，縱有代抃如黃番綽，樂句如牛僧孺，請從何處下拍？雲間

徐于室先生，殆詞家龍象也。吳門鈕翁少雅，則又律中鼻祖矣。兩人相遭，五音在手，以韻合詞，以詞合調，正使童童不恨不見董，而昂夫應禱而得東生。今于室雖赴召玉樓，且以未了之業，泣付少雅。少雅復敲商戛徵，更寒暑以成之。不特于室不泯，尚能見董、薛諸家，按板摛詞於一室。持此編以往，快觀五部奇文，叶九人之隽曲，而出以鸚鵡惺惺慧舌，付杜鵑滴滴清喉，庶不致具眼人誤向甕蜜房中，聽蠅聲蜂唱，其功何異與聾以聽，啞以音乎？假令有強作解事者，謂曲不如詞，詞不如詩。以黃鍾大呂，總屬李三郎羯鼓邊事，去正始甚遠。猶宋寶國謂華嚴菩薩語不若佛語，而東坡云沂陽之猪，尚未敗耳。果屬解者，皆說無上法，而謂佛語深妙，菩薩不及，豈非夢中語乎？今以詞曲爲詩之下乘，其人不特未睹三百篇，即黃門、陌上諸歌猶未夢見在。蘇門嘯侶以『正始』名是編。吾從之，吾從之。順治九年仲冬，武塘吳亮中題於金闕如圃。

## 南曲正宮序

## 南曲九宮正始序

聲音之道與政通。平成天地，感格鬼神。古先聖王，功垂典籍。嗣後太和日遠，元氣不留，郊廟、房中之作，漢初得失，已有難知。沿及六朝，遂莫問。隋、唐之際，始多審機測玄之士。然一轉而下，變爲梨園。夫古樂之不可得而聞，與古人之不可得而見，古治之不可得而復，非獨其勢使然，亦由理應如此。爲吾黨者，宜在今言今。蓋自宋始有院本，金、元從而廣之。雜劇之行，人懷蒼璧，家蓄玄珠，及明猶備。作者輩出，相望若林。才大者或難於制伏，華盛者多昧其本原。初則忽於填詞，繼乃訛於演唱。不有憂者，誰挽其流？不有明者，誰繩其過？雲間徐于室氏，縈結於懷，構搜遺書，得其秘本，摩娑體格，差睹一斑，考究淵微，靡從就正。久之，遇我姑蘇鈕少雅氏。少雅氏固精於律學者。慨世風之下趨，傷習俗之難變，每存救正之思，力未能逮。迨與于室氏相對，而後喜可知也。既共案以忘餐，亦連床而不寐。按讎商略，殫厥苦心。歷十餘年，凡九易稿。然後官無舛節，調有歸宗，一準金元之舊焉。譜成，于室氏急謀梓行，弗克遂意，賚恨而歿。易簣時，含泪囑少雅，少雅亦含泪領之。顧此梨棗，須費中人五家之產，少雅之不能勝，無待言之矣。用是中懷迫切，又十餘年，

且不暇以追復古音爲務。而惟恐負此良友臨訣之言，爲大可懼者。少雅今年八十有八，余始拜而識之。有道之士，丰神不凡，飄飄乎有凌雲仙氣，非人間壽算可以限之。然以大事在心，皇皇未釋。今得努力刊成，不惟慰于室氏未成之志於地下，而自此操觚者與夫按板者，一旦同還正始，其不謂之騷壇之元勛也歟！丙申冬仲望前之五日，水方姚思書於雲隱西林。

二、題辭

三、序

姑率實錄文，聞音不至，頃遇與音——以諱云：「益曉音升多鵠名曲，照膽餘英，不謂今事歸前說矣！」大凡益曉具學人天賦，至五閱讀吾人祖音，矜持儻遠，則文古韻，以爲奇絕。

一、辭序

四、圖

續纂南曲武宮正史

# 彙纂元譜南曲九宮正始

## 凡例

### 一、精選

詞曲始於大元，茲選俱集大〔天〕曆、至正間諸名人所著傳奇數套，原文古調，以爲章程。故寧質毋文，間有不足，則取明初者一二以補之；至如近代名劇名曲，雖極膾炙，不能合律者，未敢濫收。

### 二、嚴別

元之王十朋，今之荆釵也；元之呂蒙正，今之綵樓也；元之趙氏孤兒，今之八義也；元之王仙客，今之明珠也。亟須別白，無彼此混，無新故混。今譜務祈審音而正律，奚辭是古而非今？

### 三、定排名歸宿

大凡題之爲宮爲調，小令不足憑也，必得套數乃確。如一【吳小四】，南呂調固有，九宮

商調亦有，彼此俱可那用，何見而此收彼置乎？特緣兩處俱是小令，無專屬耳。豈如【望梅花】，仙呂宮、南呂調雖皆有之，而南呂調乃套數，其前後爲一門數調，夾定逼出，是調不容不隨全套借出借入，他處奚能假借也？何況【要鮑老】之不黃鍾而中呂，【永團圓】之不中呂而黃鍾，有定在而偶他趨，此等自可按籍而稽也。

#### 四、正字句的當

大凡章句幾何，句字幾何，長短多寡，原有定額，豈容出入？自作者信心信口，而字句厄矣；自優人冥趨冥行，而字句益厄矣。試就琵琶一記，夫句何可妄增也？南呂宮【紅衲襖】末煞，妄增一句，不幾爲同宮之【青衲襖】乎？夫句何可妄減也？南呂調【擊梧桐】末煞，妄減一句，不幾爲同調之【芙蓉花】乎？夫字何可妄增也？仙呂宮【解三醒】第四句下截，妄增一字，不幾爲南呂宮之【針綫箱】乎？夫字何可妄減也？正宮【普天樂】第一句上截，妄減一字，不幾爲雙調之【步步嬌】乎？况乎不當家而戾家，不作者而歌者，越矩矯而亂步趨，此等吾將據律以問也。

## 臆論

### 論備格

格有爲本調者，如【紅衫兒】，不備裴少俊、張協二格，則琵琶、尋親何由分明？

格有爲犯調者，如【月雲高】、【寄生子】，不訪識詞林說統，則琵琶記『路途勞倦，區區一個兒』焉得其實？

### 論定韻

有必該韻者，則注『韻』；有或偶失韻者，則注『應韻』，或『可韻』，或『失』字。

有不應韻者偶用韻，則注『不必』二字。

### 論審音

有似仄而平者，如拜月亭【排歌】『叫地不聞天怎應』，能知『應』字平、去二音一義，則可不捩聲。

有似平而仄者，如凍蘇秦之【貓兒墜】『教世態炎涼莫輕寒儒』，能知『輕』字去、平二音一義，則不至改字。

商調本真，如洪昇之《長生殿》、《香山夢雨》、《對面》、《白蛇傳》、《西廬記》、《金瓶梅》等

## 論用字

音雖平仄二途，而上、去相隔天淵，如平煞之窮，或以上聲代之，以上聲輕清，與平不甚相遠也。若疑上爲仄音，直換去聲，則不叶甚矣。然平聲亦有必不可以上聲者，此義不可不辨也。

## 論增減

一字增減，關係一格。有應增而不增者，如琵琶記【普天樂】第一句首有『我』字，今沈譜所無，今據元本增之，庶起頭六字之式。

有不當增而增者，如琵琶記【滴溜子】首句無有『事』字，沈譜所有，今據元本減之，庶起頭二句相對。

有應減而不減者，如拜月亭【嘉慶子】第二句，沈譜存『勢』字，則此詞與【川撥棹】何別？今從元本去之。

有不當減而減者，如拜月亭【剔銀燈】末句，沈譜去其『尚』字，則此格與常格同耳。今據元本存之。

## 論句讀

有從未之句而句之者，如拜月亭【涼草蟲】，沈譜以首二句皆五字，第三句爲六字。今從

元本，『勁風寒』句，『四合暮烟』句，『昏慘慘彤雲布』句，『晚風變』句，下皆同。有從未之讀而讀之者，如琵琶記【雁魚錦】第六、七句，據今時唱，皆從『強』字讀，按古本及元譜，皆『被親強求』讀，『赴選場』句；『被君強官』讀，『爲議郎』句。

### 論核實

如【羅鼓令】，『令』乃【朝元令】及【刮鼓令】，又【太平令】，與【包子令】何干？

如【梧桐歌】，『歌』乃【六么歌】，即【六么令】別名也，與【孝順歌】何涉？

### 論檢訛

有係句法者，如拜月亭【三月海棠】第八句『一躍龍門變』，查正則五字句依然。

有係章法者，如綵樓記【賽紅娘】，查增第四句『休怨憶』，則本調固在。

### 論訂正

有腔調從未著明者，如【天長地久】套【應時明近】等曲，今始得着落。

有彼此嘗相疑似者，如【霍索起披襟】套【馬鞍兒】、【皂羅袍】二調，今始得分明。

### 論引證

一調有不知句之幾何者，如琵琶記【紅衲襖】，有呂蒙正七句可證。

一句有不知字之幾何者，如拜月亭【豆葉黃】除去第三、第七二句之七字，全章皆四字成

句者，有咏朱買臣曲可證。

### 論尋真

真在善格，務微顯闡幽。如王十朋【黃鶯兒】末句六字是正體，忽略至今，致後人但知有五字者，何異於【簇御林】？

真在善本，務去非從是。如【暗思金屋】套【憶多嬌】，全曲經纂筆，沿習至今，但知贗本，托以【江神子】。

### 論闕疑

有闕所非闕者，如【琵琶記】惜奴嬌，體少變矣，中少二字，原本如是，非闕也。今沈譜空之，唱者不能停腔，閱者不能妄益，此失之太泥。

有闕所當闕者，如【琵琶記】底折【煞尾】，原本原脫一字，今坊本擅加一字，而曰『盡說孝男拜孝女』，固非。至時譜直抹去之，而曰『顯文明開盛治，說孝男并義女』，使學者昧一故格，雜一新格，此又失之太率。

### 論襯字

修補襯字，以便填詞。當正音聲，不拘文理。有未必襯而襯爲是。如【琵琶記】懶畫眉】第四句，人必襯『在』字，而曰『殺聲絃中見』。此因『在』字去聲，不惟發調，且音聿『

譜耳。此但取音聲而略文理，余所稱服。

有不當襯而襯之者，襯爲非。如琵琶記【古輪臺】換頭第二句，必應七字。非若下句可七可六。沈譜取東坡詩餘圓缺陰晴、離合悲歡之義，致以『與』字襯之，徒顧文理而壞格式，今所不敢聞命。但據詞中襯字，實詞家不得已而用之者，原係虛文也。凡今歌者，萬不可以其與正字同列。甚至有於其上用板者，益謬也。按古人舊詞，即如三節之暗襯，亦無沾一於上者。若然，調律、章規、句體皆亂矣，學者切宜慎之。

言譜取非應音，歌是舊音（昔又譜），始失本意。中心二年，恩本歌是，非歌由。令其歌空餘音。

本歌以「下轉音」

真金鑄本，卷末非對唱。歌「醉思金闕」（唐【醉思歌】），全曲逐字對，皆著至令。即歌譜五字者，而歌如「醉思歌」。

真金鑄本，卷末非對唱。歌王十郎（黃徵集）末句六字，五韻，感懷至令，逐句入韻，音韻真

田家（白水朱澤玉曲）